

● 郝永效 著

这龙门修建的雕梁画栋，气势恢宏，给人以十分威严的感

龙门天

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跃入龙门

少，朽木日增，历朝兴衰，盖源于此



新 华 出 版 社

● 郝永效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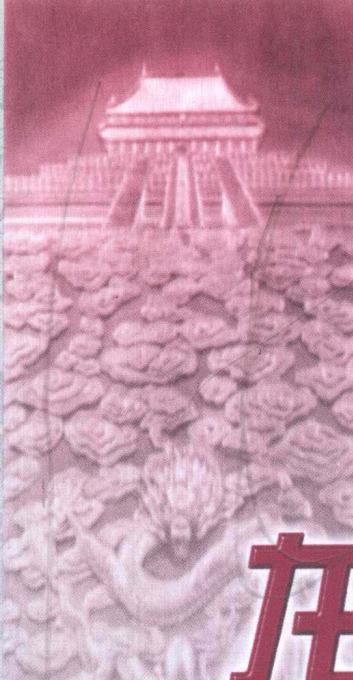
这龙门修建的雕梁画栋，

以十分威严的感觉。

因此

举者称为跃过龙门

龙门关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门关/郝永效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7. 6

ISBN 7—5011—3643—2

I. 龙… II. 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388 号

龙 门 关

郝永效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插页 2 张 285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ISBN7—5011—3643—2/I·191 定价:24.80 元



作者近照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回	泄题本为诬陷词 圣旨原是和稀泥	(9)
第二回	美人计难于上钩 抓人质仍旧落空	(32)
第三回	费心机移花有术 遇强手接木难成	(58)
第四回	小情夫欲求功名 王巡抚铤而走险	(97)
第五回	提调官窃看试题 温庭钧代做文章	(128)
第六回	作文者重金买命 周颢天仗义救人	(164)
第七回	玉兰女大闹府第 欧阳啸不翼而飞	(199)
第八回	见不平拔刀相助 信谎言为虎作伥	(236)
第九回	遇假相龙颜动怒 押玉佩小二丧生	(269)
第十回	瑶池园歌女获救 聚贤楼乾隆遇险	(297)
第十一回	大决战败类被除 告御状奸佞伏法	(335)
后 记		(363)

引 子

历朝历代沿袭下来，这贡院的修建就有了特殊之处——墙高门多且异常严密。每逢乡试之年，就有专管的官员督率工匠和夫役将贡院检查修理一番，重点是围墙和大门，看荆墙（插有荆棘的高墙）有没有问题，看各道大门是否做到“坚密而不能稍有隙缝”。

贡院的第一道门叫辕门，等到入场之日，士子们首先走进辕门，就有官员唱名发签，士子们拣签牌站立，等待搜检。搜检要通过初检、复检两道门，检查官分站两旁，两人搜检一人，士子们从中鱼贯而入。这最后的一道门叫龙门，过了龙门，就可到各自的号房做题了。

这龙门修建的雕梁画栋，气势恢宏，给人以十分威严的感觉。因此人们便把乡试中举者称为跃过龙门或跃入龙门。于是龙门就成了一种象征，象征莘莘学子们求取功名的一道难关。然而，关再难，总有破关者。先是凭才学，渐渐就夹杂进金钱和权势，于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跃入龙门者栋梁渐少，朽木日增，历朝兴衰，盖源于此。

乾隆十一年，年轻的乾隆皇上纵观历代前朝之兴衰，为眼下科考混乱、弊端日甚深感不安，认为长此下去，社稷危矣。一天早朝，乾隆将几位大臣的奏本撂一边去，问道：“朕请众卿回答：社稷安危乎？”

众臣被这突然一问，闹得有些愣怔，皇上怎么好端端提出这么个问题来？稍静片刻，吏部尚书首先奏道：“启奏陛下，托圣上

洪福，社稷如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外无异族之忧，内无叛逆之乱，国泰民安，社稷无忧矣。”兵部尚书接着奏道：“启奏陛下，托圣上洪福，天下风调雨顺，民情顺畅，所有要塞关隘，均有良将精兵把守，敌无可乘之机，江山固若金汤。社稷实无忧矣。”

乾隆蹙蹙眉头，问道：“有一道关口同二卿所言大相径庭，众卿可知？”

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皇上说的是哪道关口。兵部尚书惶惶然，尤为紧张。

乾隆道：“朕说的关口叫龙门，因把守不严，庸才朽木由此而涌进，贪官佞臣由此而滋生。朕以为，内腐比外扰更危险百倍，何以言无忧乎？”众臣一听皇上说的是科举之事，便不敢作声。因为科考弊端日甚，百姓怨声载道，言官屡屡上奏。科举分属礼部，这回轮到礼部尚书惶惶然了。

乾隆面生不悦之色，霍地站起，退朝而去。那神情分明在说：你们对此竟如此麻木，等朕拿到事实让你们看看。

此后不久，乾隆就有谕旨下达。谕旨云：

“朕阅圣祖实录，其时学政往往有荡检踰闲，贿卖生童之事，俱经身罹辟，雍正年间俞鸿图复效尤舞弊，赃私累累，将伊立行正法。乾隆年间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亦尽法惩治。自此人知畏惧，不敢干犯宪典，但恐日久因循，其中或有故智复萌之徒亦未可定。著通行饬谕，凡得膺衡文之责者，当秉公取士，不负任使，以前事为鉴，倘有仍蹈故辙者，一经发觉，断不肯姑为宽贷，毋谓朕言之不豫也。”

皇上谕旨一下，朝野上下，一片震惊。紧接着，乾隆就亲自抓了江南贿卖生童案，除掉大发科举财的索拉旺，贪官污吏们更是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乾隆一向不是光凭阅奏本下结论。遇事总想实地查访，加之大性好动，艺高胆大，这就决定了他经常下去巡视和微服私访。谕

旨下达数月之后，乾隆很想知道谕旨和索拉旺案到底在下面产生多大的儆戒作用，就带了宝柱和贾六两名贴身侍卫出发到江南地带去了。没想到过白云岭时，遭索拉旺余党袭击，陷入重围，九死一生。

原来索拉旺虽然已被斩首，但是案子还牵连到江南巡抚王忠圣，此人虽侥幸漏网，但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得知乾隆又要南下私访，就心怀鬼胎，以为一定是有人参他一本，乾隆就是为此而来。为了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命运，慌忙跑到白云岭找怪诞派掌门人盖云海去了。盖云海的师傅长眉道长，原属昆仑门派，同太白真人是师兄弟，因涉嫌抢夺民女丑闻而被昆仑派逐出山门，就在白云岭另立门户，创立怪诞派。顾名思义，怪诞派的招法以怪著称，也以怪取胜。现在，长眉道长已过世，大弟子盖云海成了掌门人。盖云海曾接受过王忠圣价值连城的珠宝馈赠，从此成了亲密朋友。朋友有事，不能不帮，加之王忠圣竭尽离间之能事，编造了好多乾隆骂怪诞派的谎言，激得盖云海咬牙切齿，发誓要诛灭乾隆，嫁祸他人，给天下留个永远猜不透的谜。

白云岭是乾隆南下的必经之地。当乾隆同他的两名侍卫登上此山的时候，本来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突然间变得天昏地暗，血雨腥风。更有一种非禽非兽的怪叫声在头顶上空盘旋，凄厉刺耳，令人心里发紧。就凭这环境气氛，就足以使一般人瘫软昏厥。好在乾隆同他的侍卫都不是一般人，凭他们精深的功夫，还是挺住了。当摸索着走了一段路程，突然怪叫声停止，天气晴朗，阳光刺眼。待君臣三人稍稍适应，才看到一片树林中的空地。随着一阵哈哈大笑，一个黄袍道人由树顶飞来，落在地上，举剑一指，喝道：“乾隆小儿，你不是说，我们怪诞派是旁门左道，妖术惑众，不堪一击吗？你不是说要亲率十万大军踏平白云岭吗？你……”

宝柱喝道：“你是什么人？胡言乱语些什么？我们四爷是生意人，你说的乾隆与我们有甚相干？”

黄袍人哈哈一笑：“你们以为穿两件商人衣裳就能骗得了人？我们朝内有人，你哪天离开皇宫我们都一清二楚。”

乾隆一听说朝内有人，心里不由得一震。既然如此，再隐瞒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就说：“既然你知道我是谁，为甚还要这样做？你到底是什么人？朕从未说过你们的坏话呀！”

黄袍人说：“为了让你死个明白，知道是谁取了你的性命，不妨告诉你，本人就是你要亲率大军征讨的怪诞派掌门人盖云海。”

乾隆说：“怪诞派及大师早有所闻，可朕从未论过贵派长短，其中必有奸佞搬弄是非，切勿受人离间。”

盖云海见乾隆已走进他的“迷魂口袋阵”，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唯恐拖延时间夜长梦多，就喝道：“乾隆小儿，我不是你的臣子，你不要向我称朕。你该明白，你现在已是我囊中之物，过一会就变成刀下之鬼，下辈子再做你的皇帝去吧。”

乾隆喝道：“盖云海，休得无理！”

宝柱也喝道：“死到临头的是你，你这个老黄驴！”

盖云海怒不可遏，纵身跃起，双手成鹰爪形，朝乾隆俯冲而下，来了个“黑虎掏心”。贾六执剑护驾，宝柱顶上去跟盖云海干上了。遵照武林规矩，盖云海徒手，宝柱也弃械。这盖云海武功果然怪，出的是怪招“凤凰单展翅”，只用单手出击，显得傲慢无比，全不把宝柱放在眼里。过了十几招，乾隆见宝柱确难取胜，忙给贾六递个眼色，贾六就上去了。这回盖云海来了个“大鹏展翅”，双手出击，以一战二。宝柱和贾六用的是“二虎争食”，猛力夹攻。这盖云海也不愧为怪诞派掌门人，连出怪招，竟使宝柱的武当拳和贾六的少林硬功，不能奏效。宝柱已看出要战胜盖云海绝不可能，考虑到皇上的安危，忙给贾六递个眼神，一跃回到乾隆身边。盖云海没有追来，原地站定，哈哈大笑道：“乾隆小儿，看清了吧，这就是你的大内高手。我本来一见面就能取你的性命，可想起你的狂言，就不妨过上几招，让你看看本门派是不是妖术

惑众，是不是不堪一击。现在你看到了，我就能打发你上黄泉路了。”

宝柱忙对乾隆说：“皇上，用我们的上乘轻功，快走！”

盖云海已知他们在商量逃离，又是哈哈一笑：“乾隆你想走？走不了啦，你看看吧！”说罢，四周一阵哗哗响声，树上树下的伪装物全被抖落，露出一圈弓箭手，箭镞直指君臣三人。再往上看，树的枝杈上也站了一圈人，全是飞刀、袖箭、梅花针、铁蜈蚣等暗器手。盖云海说道：“看清了吧？原地受死，你是一只箭下丧命的兔子，若想逃走，就成了从空中掉下来的老鹰。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结果吗？”

乾隆一看，果然逃离没希望，轻功再高，也难飞出这层层刀箭包围圈；拼吧，就算拼过盖云海，仍逃不脱这乱箭飞刀。这样想着，仰天长叹，心里想：我弘历刚到而立之年，宏图欲展，壮志未酬，难道就这样完了吗？想到这里，求生欲望强烈冲动，便向二位侍卫一挥剑，喊声：“上！”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上一场。对，三人紧紧咬住盖云海，让那飞刀乱箭无法施放，或许还有点希望。

盖云海冷笑道：“我不想跟你交手耽搁时间了，我的朋友还等着见你的脑袋呢。”说着提气纵身，跃到一棵最高的树上去，拔剑就要向弓箭手们发号施令。

正当这万分危急关头，空中一声呼啸，一道白光凌空而至，一位白衫青年落在乾隆面前，说声：“陛下莫慌！”，就仗剑绕君臣三人旋转三圈，并将君臣三人推到“八卦神功”圈内，自己也选个位置站下来。这时盖云海那里令下箭发，可那四面飞来的箭在离“八卦神功”圈五尺外的地方铛铛受阻而坠地，转眼间已落了一圈。再射，仍如是，直到箭矢暗器殆尽，竟没有一件射入小圈之内。原来这“八卦神功圈”也叫“奇门乾坤金钟罩”，是一种内外双修的极上乘防护功。白衫青年让乾隆他们占据生门，自己施功于开门，

其余休、惊、死、景、杜、伤六门统统封闭，这样就象有个硕大的金钟罩住一样，任何明暗武器都难近身了。更有甚者，白衫青年见四周的弓箭手们企图运箭再射，又来一招“点蜂回巢”，将丹田气运到剑端，剑指到哪里，那落在地上的箭矢和暗器就旋转起舞，然后朝射手嗖嗖反射回去。树上树下的弓箭、暗器手们一看不妙，慌忙四散而逃。

盖云海吃惊非小！他从师傅那里知道，这是昆仑派的绝招。他的师傅长眉道长就因为被视为有异心而没有授予此功。由此可知，白衫青年是昆仑派真传弟子无疑。但见他年纪尚轻，不象有多深的功夫，一定是刚学了此招，就迫不及待地下山试功。于是便怒喝道：“你是哪里来的黄嘴雏儿，竟敢坏我的好事！”说罢运足丹田之气，腾空向白衫青年袭来。白衫青年向左一闪，双手抱拳道：“晚辈欧阳啸前来救驾，并非要打斗，望前辈免动肝火。”这种大家风度更使盖云海恼羞成怒，转身执剑再刺。欧阳啸拔剑相迎，但出手全是防招，边打边退，这反被盖云海视为软弱可欺，出手更狠，步步紧逼。欧阳啸被逼得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只好反守为攻，只几招过来，盖云海就有点防不胜防。欧阳啸瞅空子朝盖云海致命处刺去，但剑到肌肤之际，却用内力一收，致命一击变成轻轻一点，盖云海剑丢一边，站着动不了啦。欧阳啸走过去，为其解开穴道，拾起剑送到他手里，再次抱拳道：“晚辈欧阳啸多有冒犯，祈望老前辈见谅。”盖云海知道此人武功盖世，再要逞强，就有命丧黄泉的危险，加之惨败之下，无地自容，忙拖了剑一溜风地走了。

这边的君臣三人正看得惊叹不已。乾隆也算武艺高强，高手见得不少，可欧阳啸这等功夫还是头次见到。宝柱和贾六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双双跪下，口称师傅。欧阳啸忙将他俩扶起，转身朝乾隆施礼道：“在下欧阳啸来迟一步，让皇上受惊了。”

乾隆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皇上？”

欧阳啸说：“在下本是下月十五才到出师日子，可师傅已知皇上这次劫难，就让我提前下山救驾。为了便于辨认，师傅还画了一张像。”说着从袖内取出画像。乾隆接过一看，果然画的是自己，而且环境背景也正好是眼下这个地方——一片林中空地。乾隆好不惊讶，问道：“你师傅是何山仙人，何时见过朕？”

欧阳啸说：“师傅十岁上山，整整修炼二百年，从未下山，不会见过圣上的。”乾隆更觉奇了：“那怎么能画出朕的像？又怎么能确切地画出朕遭劫难的地方呢？”

欧阳啸说：“静至虚无，仰可察古，俯能观今，天下细微历历在目，随意摹拟而已。”

乾隆听了，更想知道这位师傅是谁，就问：“你的师傅到底是哪位世外高人，修炼何种功夫，竟如此神机妙算？”

欧阳啸没有回答，而是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护送圣上快下山吧。”

这天晚上，欧阳啸与乾隆同在山下小镇客栈下榻。客栈楼上的数间房子乾隆全包了，就住他们四人，十分安静。乾隆备了酒菜，请欧阳啸饮酒，两人逍遥慢饮，通宵畅谈。欧阳啸满腹经纶，谈吐不俗，乾隆觉得他文不在御前众臣之下，武更在九门提督、禁军统领及御驾侍卫之上。乾隆爱惜人才，思贤若渴，加之这样一位高手奇才又是救命恩人，心里便有了个重用的打算，就说：“朕这次私访能遇到欧阳先生，实在是命不该绝，三生有幸。朕欲拜先生为师，赐张良之职，授子牙之权，以扶助社稷，振兴帝业，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欧阳啸慌忙叩拜道：“欧阳啸本是山野之人，无功难令群臣，无德难服人心，且从小步入世外，早已绝了仕途之缘，实难从命，祈望陛下恕罪。”

乾隆忙扶起，颇有些伤感地说：“这么说，朕就没有与卿共撑社稷大厦之缘了？”

欧阳啸见皇上如此失望，很觉过意不去。同时也想起临别时，师傅论及天下兴衰时的一番话。师曰：“社稷如大厦。大厦者，良材筑而坚固，朽木筑而易倾。良材朽木、忠奸良莠，全在龙门一关矣。”师傅的教导从不直言强授，而是在随意言谈之中，要你自己领悟。师傅在他下山时说这番话，显然是要他在这方面尽力。于是便对乾隆说：“依在下观之，这琼山与昆仑遥遥相望，上承龙脉，下连神州，人杰地灵，贤良辈出，此乃社稷之根基，朝廷之支柱。在下愿意在此地为朝廷尽点微薄之力，守龙门关口，以报皇恩之万一。”

尽管欧阳啸不受重任，只愿在下面做些事情，乾隆也是挺高兴的，因为欧阳啸所说的严守龙门关与他自己忧虑的科举之事不谋而合。为此，乾隆满满斟了一杯酒，朝欧阳啸晃晃一饮而尽。

乾隆回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下达任欧阳啸为琼山府学政的圣旨。圣旨一下，朝野轰动，反响之大，绝不亚于任命一位当朝一品宰相。

原来按乾隆年间规定，这学政是朝廷简派下去专管考试童生及生员的官，必须是进士出身一任三年，在职期间不论官阶大小，均与督、抚平行。而欧阳啸既非朝廷官员，又无进士出身，文武百官十分奇怪：圣明的乾隆皇上怎么要用一个江湖武林中人做学政呢？更要紧的是，那索拉旺余党王忠圣、那武林败类盖云海、那欲凭钱财跃入龙门的纨绔子弟、那发科举财的公门权贵，更把这位新任学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剥其皮抽其筋，饮其血食其肉，由此埋下引信，就有了一场龙门关上的生死大搏斗……

第一回 泄题本为诬陷词 圣旨原是和稀泥

欧阳啸受君命走马上任之时，正值院试在即。他从小隐居修炼，仕途官宦从未涉足，科举考试从未见过，这院试怎么搞才能上不辜负君命，下不愧对百姓，更是一无所知。是昔日师傅的教导为他指点迷津，使他在茫无头绪中知道怎么走第一步。

欧阳啸的师傅太白真人是昆仑派掌门人，武功盖世，经纶满腹。他对弟子们常说这样两句话：“不耻下问，问中定有所悟；不畏艰苦，苦中必有所成。”前一句多指讲诗学文，后一句多指演练武功。欧阳啸严于律己，遵师训而行，成为师傅最得意的门生。严师冷面，少笑容，但在欧阳啸身上却笑过两回：一回是欧阳啸在博览儒学经典时，面壁三月而攻《易》，不仅对易理有精深理解，连卦爻都有独到的断析推演，师傅手捋白髯，现出少有的笑容；另一回，出师前徒弟们要在师傅面前有一次武功竞技演习，只有欧阳啸演习完毕时，师傅同样手捋白髯现出少有的微笑。弟子中获两次微笑的，只有欧阳啸一人得此殊荣。

欧阳啸上任后，为他指点迷津的正是师傅“不耻下问”的教导。他不辞劳苦，登门拜访，向前任学政们请教；他也不怕失面子，不断向同僚部下请教自己不懂的事情；同时挑灯夜读，翻阅所有历年有关公文记载。于是很快掌握了本职公务程序及细枝末节，摸清了易出漏洞的环节和作弊者惯用的手法，遂针对旧弊而改施新法，让那些公门权贵和纨绔子弟们毫无空隙可钻，使本属院试周详严密，秩序井然，学子满意，百姓称颂。

然而欧阳啸压根儿没想到，正当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

候，他的敌人却紧锣密鼓地为他布置陷阱。

原来，那天盖云海在白云岭惨败后，以为乾隆马上就会调大军征讨围剿，因此当晚就找到王忠圣，对白云岭未能得手表示抱歉，并告王忠圣：底细丝毫未露，要他放心做他的，他自己呢，不再公开活动，决定隐匿起来。

哪里知道乾隆是雄才大略之君，并非感情用事之人。在他看来，怪诞派不同于红花会，它没有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白云岭行刺虽然罪不容诛，那也只是个人所为，用不着小题大作，大动干戈。至于逆贼盖云海，一条泥鳅翻不了船，到适当时机将他诛灭就是了。因此回京以后没有任何报复举动，竟像没事的一样。

乾隆没有动静也使王忠圣松了一口气。他认为，由此可知乾隆这次南下并非是冲着他来的。也就是说，他同索拉旺的关系迄今还没有露出什么破绽。白云岭行刺一事乾隆也没有抓住什么。这使他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又落回原处。但没过几天，又不安起来，觉得虽无近忧，却有远虑。他忧虑的是白云岭上救驾的欧阳啸。让这个有救驾之功的通天人物长期在学政这个位置上，自己的蛛丝马迹迟早会被发现。因此欧阳啸不除掉，他就没法吃得香睡得宁。可除掉此人又谈何容易？连盖云海都败在他的手下，武功何等高强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人，又有乾隆皇上作后盾，谁能动得了他？

为此事，他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最后把郡尉卢大成和郡丞李云舟召来密议。卢、李二人是为王忠圣索贿敛财的心腹党徒，他们之间，秽迹丑行彼此相知，利害相关，自然无话不谈了。王忠圣将欧阳啸任学政后患无穷的担心讲了，然后说：

“我叫二位来，就是想听听你们有何高见。难道我们只能束手待毙，就这样伸长脖子等人家下刀子？还是有什么办法能消除隐患，以保自身平安？”

卢大成说：“当然不能等死。该怎么办，我们听大人的。”

李云舟手不离羽扇。大约是从小摹仿诸葛亮积习成癖，因而

在上司的面前也难改变。他听了王忠圣的一番话，缓缓摇着羽扇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应弄清欧阳啸的身世根底、师承门派、功夫深浅，这些情况对我们是有用的。”

王忠圣说：“此人来路不明，极为神秘。据了解，是昆仑派弟子，武功十分精深。本来对乾隆有救驾之功，要做什么大官乾隆都会给他的，可偏偏做了个琼山府学政，难道是专门冲着我们来的？”王忠圣说完，拿眼瞧着李云舟，很明显想听听李云舟的看法。李云舟不只行动上摹仿诸葛亮，谋略也是高人一筹，人称赛诸葛，实际上充当了王忠圣的军师。王忠圣的许多阴谋诡计都是在他的参谋之下出笼的。

李云舟悠悠摇着扇子，半晌才说：“依我看，欧阳啸做学政的确是隐患，但并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欧阳啸隐于琼山，屈就学政，其考虑有三：远离京城，少一些是非，可避免卷进官场争斗的漩涡，这是其一；出于名派高师，不忘增进功夫，于僻静之地自身修炼，这是其二；自古伴君如伴虎，敬而远之，君王多有思念之情，而少生反感之心，这是其三。作为涉足仕途的第一步，这样作是高明的，进可以直达京城，退可以隐居深山，真可谓进退自如，不至于一迈脚就陷入难以自拔之中。”

王忠圣频频点头，表明赞赏他的看法。

卢大成更是佩服得不得了，大声说：“你李云舟果然成赛诸葛了。你要是同诸葛亮生在同时期，蜀国之相位是你坐还是他坐，就难说了。你快说该怎么才能除掉他吧。”

李云舟慢腾腾地说道：“欧阳啸远离京城皇上，这似乎是他的高明，其实是他的愚蠢。远离京城之地，叫做天高皇帝远，陷其是非君王难知其真情，夺其性命君王难免其劫难，岂不美哉！”

卢大成道：“你说了半天，还是没说出怎么除掉他呀！”

王忠圣说：“说千道万，最终还得归结到如何除掉他上。可除掉此人谈何容易？连盖云海都不能得手，真不知天下谁是他的对

手。”

李云舟说：“武的没对手，可采用文的，这叫避其实，攻其虚；避其强，攻其弱。他学政不管官大官小，总是朝廷命官，若犯刑律，不是照样要治罪？”

卢大成说：“治罪？他对皇上有救命之恩，皇上会治他的罪？”

李云舟说：“要是罪在不赦呢？”

卢大成说：“赦与不赦，全在皇上，他就是杀人放火，皇上也可以免其罪呀。”

李云舟说：“要是根据其罪，先斩后奏，皇上即使想定他无罪，也就毫无意义了。”

卢大成摇摇头：“皇上要是定他无罪，那我们可就有罪了，那不和欧阳啸同归于尽了？”

李云舟得意地摇着扇子：“我们为甚不可以借刀杀人？即使同归于尽，那也是被借的那把刀，而不是我们。”

卢大成还是不解，急切地问：“真有此刀，倒也不错，可你到哪里借这样的刀去？”

李云舟更得意了：“刀现成，就看你借不借。俗话说，官大一品压死人，学政在知府的管辖之内，知府要治学政罪，那不易如反掌？”

“我懂了！妙哉妙哉！”卢大成兴奋异常，瞧着王忠圣，“琼山知府这把刀，别人借不来，你巡抚大人总不会借不来吧？他麻知府头上的乌纱帽是你给的，现在仍捏在你手里，他敢言个不字？”

王忠圣听到这里，早就喜得心花怒放，但并未当下表态。他有一比，比如有人来送礼，你当场就开箱花销银两，那就是花人家的钱，未免太露骨而难堪。你若让它放一放，等送礼者一走，那就成了自己的财富，怎么挥霍，也会感到心安理得。对于献计献策也一样，别人一说就跟着叫好，岂不成了人云亦云的无能之辈？你若在脑里装一装，再加点细枝末节，然后变个说法讲出来，那